

红粉金戈



红 粉 金 戈

顾明道 著

岳 麓 书 社

标 点：沈 图
责任编辑：鄢 琨
封面设计：胡 颖
封 面 画：孔凡智

红 粉 金 戈

顾明道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60,000 印张：11.125 印数：1—10,600

ISBN7—80520—266—4

I·151 定价：3.50元

〔湘岳91—7—2〕

自序

海客谈瀛，文人搜怪，固古今所乐闻者也。曩余浏览史乘，每喜搜采海外豪杰之佚事奇闻，以为余写作之资，尝见明季以迄清初，每有我国志士在南洋各地有所作为，虽其间失败者多，成功者鲜，而石破天惊，可歌可泣，未尝不可为我华侨一吐气也。若郑昭之王暹罗，梁道明之争王三佛齐，郑成功之海上称雄，皆别为说部以传之矣，而尚有林道乾张璘林凤三豪杰焉。林凤昔误称为李马奔，初为海盗，继与西班牙人争菲列滨。商务、中华等书局所出版之历史教本，前皆记李马奔事，实则译音之误耳。而林道乾之王浣尼也，笔记中亦往往与林凤误为一人，此不可以不辨也。同里许君云樵，昔尝受业于余，好学深思，博闻强识。毕业后，君往泰国执教华侨，其后又至新加坡经商，足迹几遍南洋，而更喜研究彼邦之史实，著述甚富，尝作《林凤考》，刊于前《东方杂志》，屡有函来，以史料供余参考。余又读《南洋交通史》、《华侨史》、《殖民史》等诸书，遂以三杰轶事衍成说部，曰《海岛鏖兵记》，逐日刊载于《新闻夜报》，历二年而毕。今者，春明书店陈君，复以此稿出单行本，而易名曰《红粉金戈》焉。小说虽多空中楼阁，而此书半有根据，不尽子虚，于三杰之壮志未遂，有深惜焉。读吾书者，亦将有海客谈瀛，文人搜怪之感欤！因略述写作之动机如此，他则匪余欲言已。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吴门顾明道序于海上寓庐。

目 录

第一回	月白风清酒楼逢少艾.....	(1)
第二回	艺高胆大荒野得奇图.....	(9)
第三回	索解疑文金藏秘密岛.....	(19)
第四回	贪看美色梦恋温柔乡.....	(29)
第五回	求一士南澳宿渔家.....	(39)
第六回	集群英西沙探宝窟.....	(49)
第七回	活虎生龙海滨喋血.....	(59)
第八回	惊风骇浪节外生枝.....	(69)
第九回	龟山来逐鹿侠士缔交.....	(79)
第十回	虎穴去求亲淫徒中计.....	(89)
第十一回	筵外挥刀快人快事.....	(99)
第十二回	山头飞石如火如荼.....	(109)
第十三回	病榻托孤雀屏初中.....	(119)
第十四回	青楼探艳鸳梦重圆.....	(129)
第十五回	吉士闻歌旧情复热.....	(139)
第十六回	红妆任侠新雨初逢.....	(149)
第十七回	故意探真相巧言媚客.....	(159)
第十八回	有心除情敌暗箭伤人.....	(169)
第十九回	良友高谊弃家远走.....	(179)
第二十回	美人祸水屈打成招.....	(189)
第二十一回	救英豪冒险入潮城.....	(199)
第二十二回	识禁卒乔装劫狱.....	(209)

- 第十二回 血溅妆楼妖姬毕命..... (111)
身栖海岛壮士称雄
- 第十三回 港边恶斗绝技叹无双..... (121)
月下清谈知音庆有侶
- 第十四回 下降书儒生运妙计..... (133)
探异地豪杰识蛮人
- 第十五回 仗义救危邦骤飞血雨..... (142)
思亲归故里忽散慈云
- 第十六回 海舶巧逢名伶访友..... (153)
重围难突勇士求亲
- 第十七回 海上飓风大军忽撤..... (162)
窗前利剑刺客何来
- 第十八回 杯弓蛇影仗义送书生..... (177)
火炬神歌求仁援弱女
- 第十九回 海舶合围岛人败北..... (187)
奇兵破敌壮士遁南
- 第二十回 誓死不降效负嵎猛虎..... (202)
决心他去作脱壳金蝉
- 第二十一回 智攻海霞城英雄创业..... (215)
火烧云龙谷大将丧生
- 第二十二回 美人和敌帐里添欢情..... (225)
壮士觐王宫中生杀气
- 第二十三回 航海寻兄情深手足..... (236)
中宵侍疾好合瑟琴
- 第二十四回 戈头溅血勇士复仇..... (250)
箭簇飞身文人殒命

第二十五回	海国重来夫仇必报..... (261)
	奇兵突袭战血有腥
第二十六回	鼓城枭首一女殉夫..... (273)
	帷幄运筹百象破敌
第二十七回	城下乞盟雄师刎颈..... (282)
	林间中伏侠女捐躯
第二十八回	毒蛇肆虐倩女离魂..... (297)
	邻使慰情异邦入赘
第二十九回	出师勤王事奔马阵摧..... (307)
	奋国起雄心倚楼人语
第三十回	爱女泄阴谋国王伏甲..... (321)
	高台试大炮志士殒身
第三十一回	长风破浪林风征南..... (334)
	黑夜攻营萧柯喋血
第三十二回	妙计不成捐躯显勇武..... (340)
	霸基难建潜迹避穷荒

第一回 月白风清酒楼逢少艾 艺高胆大荒野得奇图

八月的下浣，在江南地方正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春光老去，花事虽已阑珊，而初夏景色，还是可人，但在岭南的潮州，却已是天气炎热，如在溽暑。晚上有许多喜欢喝酒的人，都到酒店里去买醉，好似一醉解千愁，此中别有世界一般。醉月楼是潮州城外最好的饮酒所在，酒楼面河而筑，沿河一带柳树与荔枝树相间植着，绿杨红荔，煞是好看。河滩边还泊着许多渔舟，傍晚时一般打鱼的人掉舟回来，渔歌互唱，十分热闹。对面又瞧得见青山，冈峦起伏，草木行列。酒楼上的客人，远眺山色，近濯清流，披襟当风，快何如之。所以一到晚上，楼上下灯光齐明，酒香肉味，馋杀了许多老饕。

这一天，天气热了一些，沿窗桌子上，正有四个客人在那里举杯痛饮，兴高采烈。朝南而坐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伟丈夫，面色生得非常黑黝，浓浓的眉，圆圆的眼，左额角上有一很深的刀疤，嘴边微有短髭，身披短衣，敞着胸，双目左右睥睨，露出鹰眸虎视的样子。他举起大觥，喝了几口酒，瞧着窗外的远山渐渐隐没在暮霭里，而一钩明月正挂在东边的天空中，如美人蛾眉，点点疏星环绕伊，一阵阵的凉风从窗子里直扑进来，不由喝一声彩，一偏头向他左边坐的一个壮士说道：“今晚我们喝个畅快，道乾，你该陪我多喝一些，想我老张混了一世多年纪，所有钱财东边来，西边去，一文也没有积蓄，庸庸碌碌，虚度光阴，难道一辈子就是这样过去了吗？记得前个月里，我在街头遇见一个相士，他向我恭贺不已，说我要发横财，将来大富大贵，正有一番事业。我有些不信他的话，因我在此做个库吏、官小职微，哪有富贵的希望？道乾，你说是吗？”

那壮士喝了一口酒，对他脸上望了一望，就说道：“我瞧大哥红光满面，气色很好，那相士之言一定不错的。你虽是一个库吏，然而英雄不怕出身低。芒碭斩蛇，汉室以兴；皇觉为僧，明祚以定。历史上古往今来，许多英雄杰士，起初时候不是都象蛟龙蛰伏于池沼浅水中吗？一旦风云际会，乘时崛起，便今昔迥异了。潮州城里城外那一个不认得你张珪大哥，

只要你张大哥出一声令，立刻可以聚集数十百人。我林道乾第一个情愿听候调遣。”张珪听了，哈哈大笑道：“你这话真的吗？我老张做了一世的人，别的没有什么建树，就是最爱结交朋友。难得老弟对我如此诚意，我老张长此埋没也罢，要是一朝……”

张珪说到这里，劲儿越有，声音越响，坐在他右面的一个书吏模样的中年汉子，早伸手在张珪肩上一拍道：“今天张大哥喝醉了，休要胡说八道，被歹人听了去，少不得便要兴风作浪，闹出一场大祸来的。我们都是大明臣民，将来能够有所建树，立些功劳，便是荣宗耀祖，出入头地。话休要说大了，给人猜忌。”林道乾点点头微笑道：“朱兄说得不错，你是老成持重的人，我们胆大狂言，实是不该。”张珪脸色一板道：“我老张的性子喜欢说什么便说什么，不怕人家造事生非。谁要我的命，我就愿同他一拚，杀了人，碗大的疔疮，打什么紧？便是翁知县亲自在，我也是这样说法的。”

坐在姓朱的下首的一个少年听了张珪的豪语，不由对姓朱的，笑了一笑，递了一个眼色，又向两边座上留心一看，幸亏没有人注意他们的言语，他就说道：“你们都是好男儿，志高才大，所以说出话来，都是惊人语。可是我小蒯却只喜欢食蛤蜊，谈风月，今晚我们有明月可玩，好酒可喝，只惜没有一个美人儿在旁，轻颦浅笑，蜜意柔情，加添我们的雅兴，这就未免减色。我所以请你们在此喝酒，答谢张大哥仗义相助之德，也因在这里醉月楼上，常有一个卖唱的年轻小姑娘，姓薛的，常为座客清歌侑酒，十分可人意的，但是今天却未见伊的情影啊！”张珪道：“小蒯，今晚叨扰你了，你那个光棍舅舅要想霸占你的田地，也太可恶了。你是文绉绉的读书人，自然敌他不过。可是我老张却不怕的，凭你什么三头六臂的人，我也要拧去他的头，折去他的臂。果然赖我出了些力，骇退了他，今晚又有佳酿可喝了。你说又有美人吗？美人在哪里？”

正说着话，楼梯边走上两个妇女来。小蒯把手一指道：“说着就来了。”张珪和林道乾等一齐回头瞧时，只见一个年可十七八的少女，头梳凤髻，耳悬明珰，生得不瘦不肥，修短合度，眉黛眼波，丰韵明艳，颊上略敷脂粉，更见得娇滴滴越显红白。身上穿一件淡红衫子，襟上插些花朵，罗裳下金莲瘦窄，走路时十分婀娜，手里拿着琵琶。背后紧随着一个中年妇人，脸上的脂粉却比那少女还涂得多，扭扭捏捏的带着风骚。那两

个走到楼上，四日向各座打转，想要找寻熟客。小蒯将手一招道：“小莺，小莺！我们在这里。”少女一眼瞧见了小蒯，连忙走过来，笑吟吟地说道：“蒯公子，好多时不见你在这里喝酒了，好不令人挂念。”小蒯点点头道：“是的，我因家里有了些要事，无心行乐，今晚第一次出来散心，陪客饮酒呢。多谢你挂念我，这话真的吗？”少女道：“怎么不思念！”说着话，嫣然一笑。

张珪两只圆眼睁大着，只是向少女全身上下看了一个饱。那妇人早拖张凳子过来，教少女坐在小蒯背后，她自己立在少女身边，满脸堆着笑容，向小蒯问道：“蒯公子，今晚请你点一曲儿吧，这座上除了你都是生客呀！”张珪哈哈笑道：“一朝生，两朝熟，今番见了面，以后便熟了，这位姑娘可是你的女儿吗？生得好美丽！”妇人点头微笑道：“正是我女儿小莺，请问这位相公贵姓？”小蒯早抢着说道：“薛家妈，这位张爷都不认识吗？他便是本县衙中的库吏，姓张名珪，也是潮州地方的豪杰。提起张珪两字，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薛家妈忙走过去请安道：“原来是张大人。”张珪哈哈笑道：“不敢当，你家女儿生得好美丽！”小蒯又指着林道乾和姓朱的说道：“这位是本地郑守将帐下的武官林道乾，和县衙的书记朱三益。今晚只要小莺唱得好，自有缠头赏赐。我们都是舍得出钱的人，你该知道。”薛家妈连说“是，是！”

小莺十分知趣，轻启樱唇，对张珪说道：“张爷，请你点一只，好不好？”张珪擎起酒杯，哈哈的带笑说道：“我老张只会喝酒，不谙歌曲，你自己爱唱什么便唱什么，我先来喝杯酒。”说毕，啁啾地把手中一大觥喝个干净，立即自己提壶又斟满了。林道乾道：“我来点一支《珠江月》，姑娘会唱吗？”小莺点头说一声“会”，小蒯道：“好，你就唱这曲吧！”小莺把一块淡蓝色的绸巾摊在膝上，且把手中琵琶转轴拨弦，叮叮东东响了两三声，真是未成曲调先有情，接着嘈嘈切切错杂地弹起来。小莺低倒了头，展开珠喉，一声一声的唱将起来，果然口齿清楚，声调宛转。张珪和林道乾都倾耳听唱，乐得张开着嘴合不拢来，四面座上的客人，也都出神地听着这里的歌唱。小莺要着琵琶，唱到尾声，戛然而止，余音袅袅，兀自绕梁，林道乾不禁拍起手来，张珪却大声喝采，又狂饮了一大杯，小莺向小蒯问道：“蒯公子可要再唱什么？”小蒯尚没有回答，张珪早说道：“再来一个！”小蒯道：“你就再唱一只《长相思》吧。”于是小莺

笑了一笑，促弦重唱。这阙《长相思》是男女相悦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郎呀、妾呀的名词，虽是十分俚俗，而描摹粤东妇女的心理却很真实。等到小莺唱完后，张珩一手摸着他自己颌下的短髭，把头摇晃了一下，说道：“小莺姑娘，你的郎在那里啊？”说罢，哈哈大笑，又对薛家妈说道：“你的女儿配过亲没有？方才你听见么，她要一个郎，若是没有配亲的说话，那末你快快代她去找一个郎吧，别使她害了相思病，不是玩的。”张珩这句话当然是有意打趣，道乾、小翦等忍不住一齐大笑起来。薛家妈却带笑说道：“我女儿的确尚没有郎君，即请张大人代她做个媒吧。”张珩哈哈笑道：“我准要做媒的。”小翦知道张珩有些情不自禁，英雄难逃美人关，遂对小莺说道：“你坐到张爷身边去吧，他很爱着你呢。你妈要他做媒，不如待我来做一个冰上人吧。”张珩正举着酒杯喝酒，立刻放下杯子，双手向小翦一揖道：“这要多谢你了，不知我老张有没有这个艳福。”小莺羞得抬不起头来，把琵琶遮了脸庞，一声儿不响。

薛家妈却很知趣，拖着小莺的臂弯，将凳子移到张珩身边去，叫小莺坐在张珩身后，接过她手里的琵琶，一面回转头来对小翦说道：“今晚小莺陪了张大人，却对不起翦公子了。”小翦道：“理该如此，你不教她陪，我也要拉她过去相陪的，你们好好侍候张库吏，他日好处正多哩。”张珩斟着一大觥酒，要请小莺喝。小莺道：“啊呀，我是不会喝酒的人，这样多的酒，先把我唬坏了，还是张爷自己喝吧。”张珩摇摇头道：“不兴，我要敬你一杯的，怎么你反教我喝呢？无论如何，你最少一口也要喝的。”小莺红着脸，没有回答，小翦道：“小莺是的确不会喝酒的，但你该瞧张库吏面上，至少喝一口。”张珩也把酒杯凑到小莺樱唇上，小莺只得接着，微微喝了一口，说声“多谢张爷”。张珩接着，就把小莺喝过的酒，一口气喝下肚去，林道乾在旁瞧着说道：“今晚张大哥的兴儿不浅，小莺姑娘，你该敬给张大哥一杯。”小莺答应着，早伸着纤纤玉手，去提过酒壶，向张珩面前的大觥里斟了一个满，说一声“张爷请喝”，张珩当然很爽气的把这杯酒又喝个罄净，跟着小翦又代他斟上。

张珩回过脸去，又向小莺瞧了一眼，伸手去握着她的柔荑，大声说道：“今天有美酒，有明月，有清风，又有你如花如玉的佳人，使我老张不胜快活之至，你住在哪儿？明天我要到你家里来逛。”小翦道：“小莺姑娘住在红梅巷，那边甚是幽静，明天我陪张大哥去一游也好。”林道乾

在旁微笑道：“张大哥到了温柔乡，便要百炼钢化绕指柔哩！”薛家妈也带笑说道：“张大人肯到我家来，这是我女儿的幸运了。”张珪道：“一定来的”一边说，又举杯狂喝。

小莺在这酒座上坐了好多时候，要想走到别的酒座上去招呼，可是被张珪羁绊着，不好意思就走。别处座上有几个熟客，要想小莺过去侑酒，然而见了张珪和林道乾等旁若无人的形景，不敢开口，却叫酒保去小莺那里暗送消息。酒保见了张珪，却又不肯开口，只站在小莺背后，嗫嚅着欲说不能说。张珪知道他的意思，立刻一睁眼睛，呵叱道：“你站在这里做什么？今晚小莺姑娘陪定我们了，有哪个敢来叫她，我若不赏他两下巴掌，便不是老张了。”酒保听了这话，吓得躲过一边去了。张珪今晚非常高兴，酒喝得更多，拉着小莺，只是胡说八道。薛家妈见他额上有汗，忙着拿蕉扇，立在他背后代他挥扇。

看看时候已是不早，四座酒客，都已散去。小莺见张珪已是醉了，越说越不成话，便要起身告辞。小劄道：“你已坐得久了，可以回去歇歇吧，别再接客，我明天陪了张庠吏到你家收阁喝酒谈心。”张珪也道：“好，我明天来。”说着话，从身边掏出三四两碎银，交给小莺手中说道：“我今晚恰巧没有多带钱，这一些是给你买水果吃的，明天我当多多补奉。”小劄也拿出数两纹银赏给薛家妈。薛家妈与小莺接过银两，千恩万谢地告辞而去。

张珪回头瞧着小莺的背影姗姗地下楼去，不由抚掌说道：“小劄，这姑娘一颦一笑，的是迷人，你的眼力不错！”林道乾笑道：“小劄常是出入脂粉里、绮罗丛中，他的眼力，自然比咱们强了。”小劄笑道：“幸恕荒唐。张大哥既然赏识这位美人，小弟自然乐于效劳，当一回冰人了。”朱三益在一旁笑道：“张大哥年力方强，寡人有疾，岂能不动心呢？”

大家又喝了一轮酒。朱三益酒量最小，因今天高兴，多喝了几杯，已不胜酒力，摇摇晃晃，起身告辞。小劄见状，便说道：“既然如此，今天就散了吧，缓日再聚。我送朱兄回府去，你们二位恕不奉送了。”朱三益还要推辞，道：“回家的路，又不是不认得，何庸相送？”林道乾道：“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罢。我们也告辞了。”于是小劄拿出银子来付了帐，大家起身，下了酒楼，说声再会，各自散去。

张珪的家，住在三宝街上，离此甚远。他带着醉意，欲抄近路，出了街口，便奔一片树林，黑魆魆的很长，林中又多古墓，阴森森地，煞是瘆人。除了虫蛇，便是剪径贼出没的所在。日间尚少行人，一到夜晚，更是无人行走了。张珪艺高胆大，自然无所畏惧，敞开衣襟，一脚高、一脚低地，径投密林深处。但见缕缕月光，从树顶漏下，幢幢树影，宛如厉鬼，森然欲搏人。又闻远处偶有几声夜枭悲号，凄惨欲绝。正行至中途，忽然前头大树后面闪出一个影，手里扬着明晃晃的尖刀，大声喝道：“要命的，留下买路钱来！”

张珪初未提防，乍一惊，酒顿时醒了一半，知道是剪径的来了，不由心中大怒。便迎上前去，喝一声：“狗奴才！也不睁眼看看老爷是谁！若要讨打，老子有的是拳头。若要银子，二两换一两，还算便宜了你！”那强人见此，更不搭话，窜上来挥刀就砍。张珪一闪身，让过一边。强人一刀砍空，暗叫不好，正欲回身。张珪步伐更快，侧过身来，一个叶底偷桃，一拳打在那人右背。那人踉跄几步，往前便倒。张珪飞步上前，谁知那人一个滚翻，跃起身来，把手中钢刀横扫过来。张珪闪避不及，一矮身形，右腿顺势一扫堂腿，扫向那人脚踝。那人慌忙收刀，往下来捌时，张珪右腿刚出，左腿已顺势腾起，从下而上，一个鹞子翻身，踢中那人手腕。咣啷一声，那柄刀飞出老远。那人见势不妙，拔腿就逃。张珪一个箭步，从后面海底捞月，将那人的后腰带一把揪住，一脚踢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喝问道：“你是哪一个狗才，敢到老张头上动土！你老爷正缺钱用，快把囊中所有孝敬与我。否则休怪我不客气！”说罢，挥起酒坛大的铁拳，在他面上晃了几晃。

那人却不是硬汉，只得求饶：“小子姓王行三，后山居住。只因家中有八十岁的老娘，无力奉养，上此来借些钱财，哪有金钱孝敬人家呢？只求张爷高抬贵手！”张珪自然不相信他的鬼话，弯下腰来，伸手到他腰袋里去掏摸，果然没有什么金钱，只摸出一封信来。黑地里，却看不清楚。张珪心存蹊跷，盘问那人：“这是什么？”那人答道：“这里面是一张地图和奇怪的歌诀。是我前日在海滩上，见一番僧的死尸，被海水冲上沙滩的。我想找点财物，却只摸到这个信封，也不知有何用处。只因封面上有‘谨藏勿失’四个字，我便揣在身上。你若要我孝敬，就拿这东西去吧。”张珪见说，遂将信封揣入腰袋，踢了那人一脚，说道：“便宜了

你！你如再在这里干这勾当，我定要了你的狗命！”那人跌跌爬爬，奔命去了。张珪也加紧脚步，赶回家去。

到得门前，正要举拳敲门，柴门却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照了烛台，似守候已久，走出门来，见了张珪，便说：“爹爹今天又到哪里去喝酒的，到这时候方归？”这就是张珪的女儿慧珠。张珪家中只有这一个女儿，妻子早在数年前故世了。慧珠年龄十六，可是生得十分丑陋，张珪常唤她“丑丫头”的。但慧珠赋性纯孝，张珪不回家，她总是坐着老守，不肯先睡。张珪也很疼爱她。此时他一见女儿，便道：“慧儿，今晚小劓为了我帮他的忙，请我和道乾在醉月楼饮酒，甚是有兴，踏月而回。你一人在家太寂寞了。”说着话，父女俩关了门，一齐走到里面，张珪和他女儿是各居一室的，他踏到自己的卧室，脱下长衣，倒头便睡。慧珠也就回至房中安寝。

到得明晨，张珪的酒已醒，一早起身，慧珠端上洗脸水来洗过脸，吃过早饭，张珪想起昨夜从剪径贼手里得来的东西，便从腰袋里摸出那个信封，见上面满渍水痕，果然写着“谨藏勿失”四个正楷大字。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小小地图和一页写满字的纸张，东一块西一块的都沾着水迹。那地图上画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不知是哪一处群岛，又有一个十字形的记号画在南面的一个小岛之旁，其他却没有字，没有记号了。张珪看了一眼，也不明白。再看那张纸上却写着似歌诀一般的文句道：

特岛沙，里为群，屯西岛，之处离，
一极海，地南滩，五相崖，百近下，
步悬有，一前松，山有树，洞大其，
下无白，埋数物，藏黄为，余元和，
随帅征，大郑南，洋得邦，时之者，
私番我，家得可，子之埒，孙富国，
但守为，当秘要，严密耳。

张珪是个粗莽的武夫，不通文墨，他看了一遍，解释不得，无心再看。但他知道这地图内定藏秘密消息，这文字定是一张说明书，凑巧被自己所得，怎肯轻易放过？于是他想起林道乾来。他知道乾虽也是个武夫，却比自己聪明得多，不如拿到他那去一详，定知分晓。好在自己和道乾是结义弟兄，有难同当，有祸同享，倘有什么发现，富贵共之，也无不可。

这天他不到县衙去，仍教慧珠看门，一径走到林道乾家中来。

道乾的家中布置陈设，一切都比张珪家中精美。因为张珪钱财到手，不用光不开心，一文钱也没有积蓄；而道乾交结一辈朋友，有几个常往南洋群岛去经商的，道乾往往搭些股份，让他们去贩运东西，逐什一之利，他自己每得到意外的收获，手中便觉宽裕。张珪困贫时，反常要向道乾借银呢。道乾对于武术很喜欢练，和张珪有同嗜，今日张珪到他家里来拜访，他尚没有赴衙，正在园中演习大刀呢。

张珪一走进门，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女郎，穿着浅青衣裳，正携掇双袖，在马缨花下洗衣，明眸皓齿，丰韵天然。便开口叫道：“二姑，你哥哥在家吗？”原来这就是林道乾的妹妹林二姑，他们兄妹俩早失怙恃，经一亲戚抚养长大的。兄妹俩幼时曾从一个燕赵间的名拳师学习武艺，距跃技击，无所不能，而林二姑的武术比较她哥哥道乾精明得多，兄妹俩有时在后园戏作比赛，道乾往往输在他妹妹手里的。林二姑也读过书，会写字，文武都来得，人生得美丽，因此说媒的人很多，但都经林二姑反对去。道乾也不敢做她的主，因为林二姑自有她的心上人儿呢。

张珪是常来的，彼此都不客气。林二姑一抬头瞧见了张珪，便带笑说道：“张大哥，你早啊！我哥哥没有到衙，他在后园子里练习武术，你请到客室里座，我叫梅香去叫他出来可好？”林二姑正要回头唤梅香时，张珪早摇摇手道：“不必着人去叫，我自去见他便了。”说着话，张珪早从左手回廊里走向一个月亮洞门里去。他是熟悉林家门户的，曲曲折折走到后园，见前边一片草地上，林道乾正将一柄泼风大刀使得如龙飞凤舞，一片白光，他不由喝声“好！”

道乾舞得正酣，听得人喝彩，连忙收住刀法，回头一看，乃是张珪，便把大刀向地上一插，跑过来说道：“张大哥，你今天不到薛小莺那边去，反走上我们来做甚？”张珪听道乾提起小莺，微微一笑道：“你倒没有忘记吗？那边当然要去，不过我所以走上门来，却有一样东西要请教你费神指点。”林道乾问道：“张大哥有什么事？”张珪道：“我们到室中再谈。”道乾说声“好”，于是二人离了后园，回到外面客室里。

道乾请张珪坐下，小婢梅香献上茶来，张珪即从衣袋里取出那奇怪的地图和纸张，放在桌上道：“道乾，你看得懂这个东西吗？”林道乾先将地图一看说道：“这是一张地图，却没有说明，真是奇怪。”一边说，一

边又将这纸张看了一下，摇摇头道：“这上面的字都不连贯，不成文句，叫我如何明白呢？”张珪道：“请你细细一想，你比我聪明，也许可以猜出玄虚。”道乾又仔细念了一遍，不由拍案大喜道：“张大哥，你从哪里得来这东西呢？”

第二回 索解疑文金藏秘密岛 贪看美色梦恋温柔乡

张珪见林道乾这种神情，估料到这事有十二分的希望了，急急问道：“你已看得懂吗？好兄弟，请你快告诉我吧，我自知是个笨伯，所以特来求教你的。”这时候林二姑也已将衣服洗好，揩干了手，姗姗地走入室来。林道乾一边将地图纸张交与林二姑道：“妹妹，你看这纸上说的是什么？”一边却对张珪说道：“张大哥，你要我告诉你吗，那么我先要问明白你这东西从何得来？方才可以遵命。”张珪无奈，只得说道：“昨夜我从酒楼回家，路过赵家桥，忽来一个剪径强徒，向我持刀行劫。我想他真是瞎子买眼药，买到石灰店里来了，遂略施小技，将他打倒，想从身边搜索些油水，预备化在小莺那边去。谁知光棍逢到穷贼，他身边和我一样穷，一两银子也没有，只有这么一个硬纸函。据他说是在东沙群岛海滩上一个番僧的死尸身上得来的，他也不知有何用处，但因封面上有谨藏勿失四个字，所以藏在身边，遂将这东西让我拿回来了。我看了一遍，不知有何秘密，遂带到你府上来请教。好兄弟，你既然懂得内中的秘密，那么快些直直爽爽的告诉我听吧，别使人难过。”

林二姑早已过目，抢着说道：“这并不难的，我也明白了。”张珪大喜道：“二姑娘，你也明白了吗？你快告诉我吧！”林二姑把这纸纸展开在桌上，指着说道：“这上面是仿着三字经，每三个字成一句，然而又令人看不懂，明明别有一种读法，我们只消摸出线索，自然容易读下去了。”张珪道：“什么线索呢？二姑娘，照你想得的读一遍给我听听，好不好？”林二姑道：“明明不成句而偏偏三字一句，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三个字抽出一个字来，挨次抽出，全文便得了，我来拿支笔，把它另写出来吧：第一句第一字是‘特’字，第二句第一字为‘里’字，第三句第一字为‘屯’字，接连着为一句；第一句第二字为‘岛’字，第二句第二字为‘为’字，第三句第二字为‘西’字，第一句第三字为‘沙’字，第二句第三

字为‘群’字，第三句第三字为‘岛’字，再接第四句第一字‘之’字，第五句第一字‘一’字，便成‘特里屯岛为西沙群岛之一’全句了。”她说着话，向笔筒里抽出兔毫，展开素纸，瞧着那张纸，很快的录下来。林道乾连连点头。等到林二姑完全写好后，张珽拿过来读着道：

特里屯岛为西沙群岛之一，地处极南，离海滩五百步，相近悬崖下有一山洞，前有大松树，其下埋藏无数黄白物，为余随大元帅郑和征南洋时私得之番邦者，我家子孙得之，富可埒国，但当严守秘密为

要耳。

张珽虽是粗鲁之辈，然而到这时候，四下里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喜之状，低声对道乾兄妹道：“幸喜此地只有你们兄妹二人，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的。唔！那相士的话果然灵验，不久我要发横财了，这东西不是老天特地赐给我的吗？哈哈！我张珽可以脱去恶运交好运了，这事也要你们兄妹相助，富贵共之。”林道乾道：“辱承不弃，要我们相助，这是幸事，但不知这纸上写的语句是不是真实无讹，还有这地图是不是准确的，也要去尝试一下，然后知道。”林二姑道：“这东西倘然给别人瞧见了，也许有人暗暗地前去将那宝藏盗去，那么我们便要徒劳往返了。”张珽道：“我想决不会如此的，我从那厮身边得到这东西时，那厮明明说过没有他人知道是什么。这话是真的，因为那厮若然识破其中秘密，早已前去下手了，还在这里干什么剪径的勾当呢？”林道乾道：“那厮当然是不知情，否则他也不肯轻易给你的。只不知那番僧何人，他又从哪里得来这东西？可惜他已死了，无从查究，而说明书上并无姓名可以稽考。只知这埋藏珍宝之人，是当年跟随三保太监郑和南征的一人，又不知是否郑和麾下的名将。况郑和曾七使赴南洋，他又是哪一次随去的人？这些事都无从查考。”

林二姑又道：“那番僧是不是那人的子孙，或是也从别人手中得来的？”林道乾道：“据我的猜测，那番僧决不是那人的子孙，无论如何，那人在那时候必然也很有地位的，何至于使子孙出家呢？这东西稳是不知怎样的流失在外，辗转而入于番僧之手。也许番僧识破此中秘密，所以特地前去发掘，不知怎样的又死在海中了，在东沙群岛见他的漂流死尸。那么番僧或没有到西沙群岛去呢？这要思虑的。他是不是有同伴前往，还是一人独去呢？”林二姑道：“我想独木不成林，决不会一个人单独去的，莫